四書考異

仁和翟灝晴江學

僞石經大學

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至致知在格物　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　詩云緡蠻黃鳥至不如鳥乎　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自天子至末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物格而后知至至天下平　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所謂脩身至食而不知其味　增　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謂脩身至慈

者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至一人定國　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而后嫁者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至此之謂民之父母　泰誓曰至蕃必逮夫身　詩云節彼南山至爲天下僇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至財聚則民散詩云殷之未喪師至則失國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是故言悖而出者至則失之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仁者以財發身至非其財者也　生財有大道至則財恒足矣　孟獻子曰至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至驕泰以失之　堯舜帥天下以仁至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無所

不用其極　詩云穆穆文王至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没世不忘也

吳應賓大學釋論曰石經大學非眞石經也彼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衞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黄初紀年在明帝則爲太和爲青龍爲景初在齊王芳則爲正始爲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爲正元爲甘露在元帝則爲景元爲咸熙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翟元立言魏者僞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虚之謂也

楊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曰唐氏請頒行石經疏引賈

逮孔伋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數語歷代史傳未見採錄即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謬之言未可信

錢一本大學論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著質疑一卷考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强不服眞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陳龍正學言詳記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而鄭端簡極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爲孔曾眞本晝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古經自有脉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

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塲更之殆

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毛先舒匡林曰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

管登之著其入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

所習朱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

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

古本以王文成之論為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為

妄且謂其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

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元有之

為唐明皇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

則從賈逵定以為子思書豐道生幷有石經中庸從龍

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之醒盡未免自矛盾焉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爲狂生者也

陸元輔菊隱紀聞曰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豐坊僞撰而當塒名公多爲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當豐氏石經既出管志道爲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循儒俱有刋本皆爲坊所惑也

經義考曰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入大學通考中鄒氏德溥大學宗釋劉氏宗周大學參疑皆誤信石經爲眞吁可怪也

大學證文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本係唐開成間所鏤石與鄭注禮記原文並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時海鹽鄭端簡公曉從同邑許黃門仁卿宅得其書極爲表章且肄之古言以溯所由來曰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衞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正始原有五經書石之事第是時無衞覬名覬者衞瓘之父據瓘傳覬死時鍾會纔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誦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亦斷不俟會之書始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安吉

鄭氏遂疏請頒布學宮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之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逵官中秘著禮記傳義詁論難百餘萬言爲學者所宗於時友人鄭衆亦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世衆解不行考漢書賈逵傳逵徧受春秋尙書毛詩周禮兼有訓解獨不受禮記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正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有馬融相推之事此眞囈語也揣僞撰者之意似不慊乎程朱之所爲而思奪其說乃故托爲古文以勝之使後之好事者可以去彼

而從此然亦愚矣
又曰豐氏所傳初屬抄本五葉皆楷字既而忽有篆隸之刻流傳人間考正始石經與熹平石經並列洛陽西魏遷兩碑共五十二石於鄴而半沒於水暨周復徙洛陽隋文徙長安所遺之石零落殆盡唐經籍志稱王世充得隋書八千餘卷浮河覆舟其書盡亡而諸石經所搨墨本亦蕩無復存則不特正始之石已無可考即其石所搨墨本亦並無一有夫豐氏初不知正始石刻有古文篆隸三體而先為楷書以嘗其事及既知三體而不曉碑石之已亡與碑石所搨之並無一有而公然為篆隸之跡以流布於世是欲贗古鼎而不知有模而愚

以之欺三家之子必不得也且正始石經其本雖絕然其文一準乎舊則明明可稽當其豎碑於漢碑之西但云碑字不同正始古體與蔡邕八分有異未聞其文有各見者卽後此唐開成重置石經易以楷字字雖異而其文亦同後碑不殊則前碑不得殊也且未有諸經所傳合千萬言並無異同而專專於大學有獨異者第其書初行竟名石經本其後稍有識者名豐氏本明江西楊氏塒喬刻大學古今四體文能言其謬而其文不駁崇正之末宜興蔣明府星煒竟以虞氏改經議出題試士將選其罪於虞松而孑郡宋徵士昱作故本大學居疑則直目之爲劉歆改本似矣不知有近人之假之者

誠恐首從未決以僞作眞則過此以往未必無起而反

其議者因爲列其文而實指之如此

按此本之僞不待多詰試問魏之原刻得於何地見之所述子思經緯之言及賈逵訓詁等說又於何書見之必蒙然張口怏愕不能對矣唐伯元遽以疏請須行其人之荒陋寡識即是可斷涇陽蕺山諸公非無學者乃亦從而和之豈果不慊乎宋儒之所更而故欲縱此以亂其說耶夫自宋儒之一更再更攷尤者紛紛蠭起既令大學一編體無完膚且復延禍他經凡値己所未通輒以錯簡咎之分裂倒置隨意更張其爲害典籍已大矣然在觀者猶能明知其僭妄

也更自有䁥易之技儻令大售將世之造爲無稽託
諸古先以眩惑人心者又何所底止乎眞僞之辨宜
更嚴於是非故此亦改經之屬也而不可不獨論

蘭谿唐德廣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原始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賈同山東野錄曰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其言道則孔子而下未有似之者也

宋史道學傳張載曰中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程伊川經說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心法成于子思傳于孟子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陳澔禮記講義曰中庸者治性之書也自孔子殁性命之書無傳雖其說間見于六經然辭約義微學者難曉故子思述其學以傳孟子而其間多引孔子之言則是書祖述聖人理性之學最爲詳備

呂大臨中庸解曰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

羅仲素語錄曰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

楊時中庸義自序曰孔子殁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

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子而于中庸之書
未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
朱子文集曰子思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既
而懼其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于是推本所傳之意
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
又或問曰某嘗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
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說著爲此書
胡炳文四書通曰第二章與第三十章獨揭仲尼二字
仲尼曰以下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
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于
子思中庸之論本于仲尼

陳懿典中庸發覆編序曰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諸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禘爲禮之大者故以入其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不可認禮爲性命外之物也則謂中庸爲性命之言可也謂爲禮經亦可也

聖學眞語曰中庸當是夫子自撰之書子思爲綜次而引信之耳其中即有所作大抵亦是傳述夫子旨義而要之夫子語爲多不必標子曰者才屬夫子也大凡古人書多有元是一人言中間更起曰處禮記尤多如哀公問仲尼燕居是也即中庸哀公問政及其成功一也後亦更起子曰後世文章家如太史公東坡猶存此法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疑夫子言性天道而筆之于傳者殆十翼與此書也

按中庸之書非聖人不能造端發凡子思及侍孔子日淺且年方幼深粹之旨又有非他人所能口耳遞授者大抵聖人在日原有聞道弟子若顏曾之徒略爲撰述子思學既成得其傳本慮其言簡義奧非中人所可共語而上達者復難其人也乃以他所親聞及遞聞之師友者參諸己意廣爲推證斷章撮指更相反覆務欲明所難明使天下後世學者咸得知聖人微妙極至之境以綜爲此書觀篇中所述論語文言繫辭大戴記曾子等文多不更標曰字而其辭或

參差不齊證諸孔叢公儀篇子思對魯穆公語正是相應子思之會復綜次固粗堪爲左驗也右諸條俱確當之論嵇張二子言尤簡至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喩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以似之也樂朔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又公儀篇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

呂祖謙麗澤論說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史記孔子世家曰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蘇轍古史孔子傳曰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

十一經問對曰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始尊事子思用泄柳申詳爲臣子思于是年作中庸

按史記云六十二乃統述一生之年非指作中庸年也作中庸上別加子思二字義例甚明蘇氏省其文有似鑿實言之者矣何氏與三山陳氏均謂書作魯穆元年臨川曾氏更以史記牽合云周威烈王十七年子思困于宋作中庸考孔子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卒下逮威烈十七年相距七十年矣伯魚先孔子卒四年子思即方生而孤至是乃七十五歲與六十二之說仍不能合而魯穆公之立則又後此二年且既

爲穆公尊事明此時子思在魯又何以云困于宋參推其歲歲巳差池綜核其迹迹復相阻斯不然矣孔叢所識呂氏斜之末爲苛然與其附會文致憑臆飾言無寧過信孔叢爲愈

李文公集復性書曰子思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孟軻軻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葢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而已于是此道缺廢十

晁說之中庸傳曰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之取夏小正曾子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囘錯借故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鄭樵六經奧論曰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見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說以成篇如樂記然

葉適習學記言曰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而班固乃言八十二篇猶此

按隋志言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惟一篇呂氏春秋十二紀凡六十一篇今總爲月令一篇漢志載傅氏說老子有三十七篇今惟分上下二篇皆可證中庸四十九篇之說李晁鄭氏俱云四十七篇或其所見孔叢舊本有作七者今不審知

羅壁識餘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摭拾遺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詹道傳四書纂箋曰晁氏讀書志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于此書所謂四十九篇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爲一書歟

吳文正公集曾子音釋序云漢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今書無傳焉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二十三篇內乎

按漢志子思二十三篇隋志唐志俱子思子七卷晁氏志祇一卷四庫書目無之子思子之亡佚蓋以漸

矣由斯上推漢志錄秦滅書後所云二十三篇恐已非其完數求其完數或即孔叢所稱四十九乎中庸于漢時爲二篇此二篇應居子思子各篇之首故初號四十九篇之書統曰中庸如騶衍書亦四十九篇史但云作主運屈原有九辨九歌卜居漁父等篇史但云作離騷皆因首篇以統號其全書者也中庸外子思子篇名之可考於今者有表記坊記緇衣三篇同存小戴記中應氏鏞禮記纂義謂表記隱而顯即中庸所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表記以是爲始觀此則中庸表記雖已

分篇而脈絡猶是貫注可深信其爲一手所作以此
證孔叢四十九篇文較前葉氏說更覺近眞
蘇軾中庸論曰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
四書辨疑曰此書與大學本初皆各爲一經歷戰國之
亂經秦火之厄雖能僅存世無知者漢儒採集附于禮
記中列爲二篇與諸篇相混無別非二程先生不可得
如今日矣大迹既已如此則其章句中傳寫之差必不
能無不知者當置而勿解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曰中庸或問說稱仲尼一則乃以
近年有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歐陽文忠公集進士策問曰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于

諸儒之說獨中庸出于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何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待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耶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于事必問于人而擇故曰舜好問禹于事有所不決人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知而必改故

曰改過不悋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舜禹湯孔子皆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何如

沈作喆寓簡曰中庸子思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

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
而已矣而何以易之
陳善捫蝨新語曰予舊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周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之掌乎此尤不可曉論語問禘章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示門人曰其甚易如此耳今中庸云云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燕居篇又曰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知此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

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按歐陽氏疑中庸所傳有異乎論語之旨不知論語乃聖人垂教之言時時以之策勵學者三千之徒莫不共聞故不得不降己言之中庸乃傳道之言非可語則不語雖高明如子貢初時尙不得聞子思懼其失傳勉爲推揚垂之曠世而世儒猶莫之知必待千餘年後得聞道大儒方能重闡其義終以其微妙而難知也故朱子配合四書必以此書次論孟後不令學者獵等及之東坡作中庸論亦如歐陽之意云其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夫以己之未知而遂疑聖言之虛高無益不進而求

其知二子實已自怠棄矣猶得以怠人中止爲他人慮哉此二子之所以終未聞道也沈氏執一端偏見遂疑書之末負徒形其孟浪而已陳氏說尤膚淺示掌之文孟子已屢用之猶運掌猶反手皆即此語謂漢儒誤讀論語孟子先誤讀論語乎

東陽韋鉉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科段

禮記正義中庸篇分三十三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　仲尼曰至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至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至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仁也至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至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至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至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至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至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至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至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至

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至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至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至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至則不窮　在下位至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至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至雖柔必強　自誠明至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至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至能化　至誠之道至如神　誠者自成至久也　今夫天至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至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至崇禮　是故居上至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至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至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至末

顯起元中庸外傳曰鄭注分爲三十三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卽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

按後漢書橋元傳元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禮記各篇原有分章之可證者嗣後諸儒多由私意參易或互爲之辨難故杜佑通典言禮經章句名數尤繁孔穎達作禮正義則云皇氏章句詳正今據爲本所據之章或謂卽中庸三十三截之類朱子書專以章句爲名殆以所分之有異前儒自標一家之特鑒耶然卽孔疏細繹知其所截科段但猶大學篇中分位注之例未嘗有意於分章也如射似君子疏云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至父母

其順別疏云此一經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好學近知疏云此一節覆明上文至凡爲天下國家別疏云此論九經之目次也據疏語則父母順及九經之目皆宜獨爲一截而本仍聯在上文又好學近知疏云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意似以下文凡未脩子曰處皆爲夫子對哀公語宜統一截而本仍分作十餘截仲尼祖述至不大聲以色疏中隨文解之雖具十餘科段而其文反統爲一截橋仁等所定禮記章次今不可知據孔叢稱中庸爲四十九篇班

志所錄乃惟二篇孔疏之三十三截兩不相合則其事出偶然而不必拘之爲定則明矣乃孔氏分三十三截朱子亦分三十三章數之不殊屬無心之巧合耶抑當朱子時有泥此三十三數爲一成不變者耶右截爲孔氏署疏所分鄭氏則數句一注通篇凡容注一百二十八處顧氏誤孔爲鄭又言其見子曰卽截之實未盡然惟篇末聲色之於以化民數句別爲一截似其不符義理因有子曰截之

朱子文集書中庸後曰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

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覆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某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

饒雙峯講義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末章是一節

集說啓蒙曰此書五大節首章總說二章至十一章說中庸十二章至二十章說費隱大小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說天道人道卒又總說

讀四書叢說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節前三大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大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能之吾弗爲也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大節言費隱之大小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後也第三大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而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得時措之宜垂爲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大德亦就第三十章而言其極耳論語堯曰章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孟子每敘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

李光地中庸章段分爲十段論曰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兩引中庸之云見作書名篇之指道之不行至問強申天命之性也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舜文武周公申脩道之教也問政章乃夫子告君之言傳心之典曾子子思孟子轉相付授蓋中庸之書所繇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爲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道者率性之道也九經者脩道之教也誠明者中之德也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極至申致中也大哉聖人至有譽天下言明之極至申致和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于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

至聖申前聖人也至誠申前至誠也首章之旨至此盡
矣卒自下學立心推而極于上達之至蓋與首章相發
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
又榕村語錄曰問中庸章段素隱何故截屬下段曰此
以下承達德而言達道也費隱章正破素隱言他隱不
是隱是費而隱隱是帶說故下文只是說費而且云察
察則不隱矣遠人章是破行怪子臣弟友何怪之有故
曰庸德庸言庸則不怪矣半途而廢是爲外物所撓所
以不能素位而行君子無入不得所以弗能已也以下
乃君子之道只在卑邇所謂依乎中庸也由妻子而兄
弟而父母卽推而至鬼神之微其道總貫爲一條而以

誠字結之

按自饒氏以下俱就朱子所分章以申說其大段落者李氏以素隱章截連費隱以下五章爲一段與朱子意有異而章仍從朱子也其與朱子分章異者今更列於左方

程伊川中庸解分三十七節天命之謂性三句爲第一節道也者至愼其獨也爲第二節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爲第三節仲尼曰章爲第四節子曰中庸其至章爲第五節子曰道之不行至不行矣夫爲第六節子曰舜其大知章爲第七節子曰人皆曰予知至弗失之矣爲第八節子曰天下國家章爲第九節子路問強章爲第

十節子曰素隱行怪章爲十一節君子之道章爲十二節子曰道不遠人章爲十三節君子素其位至其順矣乎爲十四節子曰鬼神之爲德章爲十五節子曰舜其大孝章爲十六節子曰無憂者至示諸掌乎爲十七節哀公問政至不可以不知天爲十八節天下之達道至治天下國家矣爲十九節凡爲天下國家至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二十節凡事豫則立至則不窮爲二十一節在下位至不誠乎身矣爲二十二節誠者天之道至雖柔必強爲二十三節自誠明章爲二十四節唯天下至誠章爲二十五節其次致曲章爲二十六節至誠之道章爲二十七節誠者自成章爲

二十八節故至誠無息至至道不凝焉爲二十九節故
君子尊德性至崇禮爲三十節是故居上至其此之謂
與爲三十一節子曰愚而好至寡過矣乎爲三十二節
上焉者至譽於天下者也爲三十三節仲尼祖述章爲
三十四節唯天下至聖章爲三十五節唯天下至誠章
爲三十六節詩曰衣錦章爲三十七節

晁氏中庸傳分八十二節天命之謂性節率性之謂道
節脩道之謂教節道也者至非道也節是故君子至不
聞節莫見至獨也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節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節中也者至達道也節致中和至育焉
節仲尼曰至忌憚也節子曰中庸至久矣節子曰道之

不行至不行矣夫節　子曰舜至舜乎節　子曰人皆曰予
期月守也節　子曰回至弗失之矣節　子曰天下至不可
能也節　子路至强哉矯節　子曰素隱至費而隱節　夫婦
至不能焉節　天地之大至破焉節　詩云鳶飛至天地節
子曰道不遠人至施於人節　君子至施之未能也節　庸
德至慥慥爾節　君子素至自得焉節　在上位至徼幸節
子曰射至自卑節　詩曰妻子至順矣乎節　子曰鬼神至
如此夫節　子曰舜至其壽節　故天至覆之節　詩曰嘉樂
至必受命節　子曰無憂至述之節　武王至保之節　武王
末至一也節　子曰武王至孝之至也節　郊社至掌乎節
哀公至禮所生也節　在下位至治矣節　故君子至知天

節　天下之達至一也　節　或生至一也　節　或安至一也　節
子曰好學至國家矣　節　凡爲至懷諸侯也　節　凡爲至不
窮　節　在下位至身矣　節　誠者至人之道也　節　誠者不勉
至聖人也　節　誠之者至必強　節　自誠明至誠矣　節　唯天
下至參矣　節　其次至能化　節　至誠至如神　節　誠者自成
至道也　節　誠者物之至爲貴　節　誠者非自至宜也　節　故
至誠至生物不測　節　天地之道博也至不已　節　大哉至
凝焉　節　故君子至崇禮　節　是故居上至謂與　節　子曰愚
至身者也　節　非天子至禮樂焉　節　子曰吾說至寡過矣
乎　節　上焉者至弗從　節　故君子之道至天下者也　節　仲
尼至大也　節　唯天下至聖至配天　節　唯天下至誠至化

育節夫焉有至孰能知之節詩曰衣錦至日亡節君子之道至入德矣節詩云潛至於志節君子之所至屋漏節故君子不動至有爭節是故君子不賞至刑之節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詩云予懷至末也節詩曰德輶至至矣節

黎立武中庸分章分爲十五章自首至萬物育焉第一章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爲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爲第三章子曰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爾爲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至反求諸其身爲第五章君子之道至其順矣乎爲第六章子曰鬼神之爲德至其如示諸掌乎爲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爲第八

章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爲第九章唯天下至誠
至至誠如神爲第十章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爲第
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孟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十
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爲第十
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爲第十四章詩曰衣
錦尙絅至末爲第十五章
吳澄中庸綱領曰今分中庸作七節觀之第一節首章
言性道教是一篇之綱領也第二節二章以下總十章
論中庸之德在乎能明能行能擇能守明其所謂道所
謂教也第三節十二章以下總八章論道之費隱有體
用大小申明所謂道與教也第四節二十章以下總四

章論治國家之道在人以行其教也二十章說哀公問政在人又當知天二十一章說達道五達德三以脩身二十二章言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治國平天下二十三章說事豫則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明知至之事第五節二十四章以下總六章論誠明則聖人與天爲一也二十四章言誠則明明則誠二十五章言至誠能盡性致曲能有誠二十六章言至誠可以前知二十七章言誠自成道自道故至誠無息二十八章言天地之道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二十九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三十章言愚而無德賤而無位不敢作禮樂宜從於今及王天下有三重焉第六節三十

一章以下總三章論孔子之德與天地爲一也三十一
章言仲尼之道同乎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三十二章說
至聖爲小德川流三十三章說至誠爲大德敦化第七
節三十四章申言首章之旨程子所謂中散爲萬事末
復合爲一理也
四書湖南講以首章爲一段君子中庸章至素隱章爲
一段費隱章至行遠章爲一段鬼神章至問政章爲一
段誠明章至無息章爲一段仲尼章至經綸章爲一段
末章爲一段其無憂達孝兩章合之爲一
中庸外傳曰許孟中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
章每章自爲首尾

四書辨疑曰道其不行矣夫經文惟此一句中間又無所言之事似難獨爲一章正與大學此謂知之至也相似必有闕文不可强說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兩句本是上章結語摘屬此章中庸章數差互者甚多他日必有能辨之者

按程子晁氏惟分節而不分章蓋此書之顯截題章雖始自朱子也程子分哀公問政一章爲六內惟凡事豫則立及在下位兩節在可分可不分間餘俱精當不易朱子不從非以過信家語故耶晁氏隨文判節義旨本無大殊惟以費而隱句綴素隱章尾爲近世學者所駭不知此乃讀費爲拂如舊解道拂逆則

隱而不仕故得以聯屬上文也黎氏合并各章亦有見解其以誠者天之道至誠則明矣合爲一章尤足以輔程子之意吳氏自首章至十九章與朱子同以下多異其分哀公問一章爲四以王天下節聯愚賤章蓋參用程子說葛氏如前饒氏景氏許氏就朱子分章中說其異者惟合無憂達孝二章爲一耳辨疑謂朱子本有差互雖未別爲更定而其意已顯蓋亦欲從程子合王天下節于上而所云道其不行章則與顧氏外傳說同管氏志道訂釋以此合人莫不飲食二句爲一章又啓發自辨疑者也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

篇亦非禮本經蓋此之流
王禕叢錄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
者一篇而巳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
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
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
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知仁勇
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下諸章詳
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既不失古今
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按魯齋書詳見下篇魯齋於經文有移易而子充不
言意祇欲分篇爲上下而巳所見較長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改中庸

宋史王栢傳栢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王栢訂古中庸二卷自跋曰中庸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

識徒見兩篇之辭義不同遂從而參互錯綜成就其總題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脉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題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

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尙未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於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闢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鄭瑗井觀瑣言曰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曰中庸誠明各十一章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義疏非指其正文也

按訂本未見據跋文云小戴氏合而亂之遂從而參互錯綜僕爲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鄭氏亦云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可知其文有遷改非徒析爲二篇已也王氏於學庸論語俱嘗有易次經文之本史稱其獨見有之謂之卓識未敢附和

楊文懿公集中庸私抄序曰古書皆刻於竹簡而編之

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然矣況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雜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錯簡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旣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而卒未見朱子章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

也故爲說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
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
至三十二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强後儒或疑
或信辨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焉愚乃始置
章何獨取經文復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
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
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
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復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
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已

按楊氏本亦未見不詳更易之次其所藉爲口實而
攻於陵僭蓋因大學之改竄紛紛習以爲故常耳

管志道中庸訂釋二卷自序略曰世儒類知大學之簡多錯中庸無錯則愚尚有疑焉少讀朱子章句即疑哀公問政章禮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遺全文據朱子述鄭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錯簡而此處之非闕文也又考家語子曰三近之上有僞撰家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三語則又疑章句中豈無談混孔氏祖孫言語而强爲分章之處嘗先訂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篋數年不敢出邇得南大司馬孫文融書促予作中庸輯略乃取十二年前草本參互考訂以修飾其文云

經義考曰管氏分中庸爲三十五章以人莫不飮食也

一節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爲一章析子曰無憂者一節爲一章自武王纘大王王季至孝之至也爲一章以郊社之禮節自爲一章自哀公問政至禮所生也接在下位一節然後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爲一章自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道前定則不窮爲一章自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爲一章自唯天下至誠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爲一章自誠者自成也至無爲而成爲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爲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爲一章自子曰吾說夏禮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自

惟天下至誠至末爲一章謂通篇末有徑以詩云作章
首者故訂之云

按此所改易惟以在下位節移屬於上餘僅分章不
同耳所分章乃兼取程子黎氏之本當與前篇程子

以下各條類覽

陳懿典序周從龍中庸發覆編曰兹篇訂定如武周達
孝繼述二條次於作述之下纘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
不脩身一條次於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雖
其中與傳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旨以中庸解中庸讀
者又何駭焉
匡林曰豐道生併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

道其不行矣夫爲一章倂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爲德章在達孝章後周從龍盡宗其本

按豐氏所改周氏悉宗之陳序所云達孝脩身兩條又周氏所自改寘

金華方元鵾校字